

吕幼刚：水墨长河中的摆渡人

◎ 记者 王珏 图片由受访人提供



人物名片：吕幼刚，浙江杭州塘栖人，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塘栖书画协会会长，师承中国画院国画院副院长范扬。

在杭州塘栖古镇的运河畔，青石板缝隙间苔藓斑驳，雕花木窗半掩着旧时商号的余韵。这里曾是“江南十大名镇”之首，漕船往来如梭，丝绸、米粮、文房在此交汇。生于斯长于斯的画家吕幼刚，家族七代扎根于此，血脉中流淌着文人与商贾交织的基因。他的艺术，既是对千年文脉的致敬，亦是对现代性侵蚀的抵抗。

家族记忆：文脉如河，生生不息

吕氏家族的历史，是一部缩微的塘栖地方志。元末明初，先祖为避战乱迁居于此，以耕读传家。明代吕需以《谈天雕龙论》震动南雍，成为塘栖首位进士；清代吕氏兄弟捐资修桥、藏书万卷，筑“槎馆”藏书楼，成为文人雅集之地。吕幼刚自幼听祖父讲述家族故事：曾祖吕希随戚继光抗倭；藏书楼中《四库全书》的檀香；父亲在战乱中护住古画的决绝。“文化不是锁在柜子里的古董，要活在笔墨间。”祖父临终的嘱托，成为他一生的信条。

塘栖的商贸繁荣孕育了独特的文化生态。运河货船的剪影、茶楼评弹的吴侬软语、老宅楹联的斑驳墨迹，构成了吕幼刚的艺术底色。他笔下的《水北街》系

列，以淡墨渲染雾气，将运河的潮湿与商埠的烟火气凝于纸面。这种“书卷气”，并非简单的文人趣味，而是对生活肌理的深刻体悟。

艺术跨界：从钣金工到水墨隐士



1972年，17岁的吕幼刚进入塘栖的一家金属厂，成为钣金工。金属板材的冷硬线条与油污浸染的工作服，成为他最早的“艺术启蒙”。“切割、焊接，每一道工序都讲究形与势的平衡。”多年后，他笔下的山水常以几何状峰峦示人，隐含工业美学的基因。

命运的转折始于1983年。因缘际会

下，他结识了被下放的越剧编剧周传国，触摸到真正的书画世界。潘天寿的《鹰石山花图》、黄宾虹的积墨山水，让他如痴如醉。1990年，他辞去公职，创立塘栖首家服装厂，将杭绣技艺融入时装设计。2003年，一场大病成为艺术生涯的转折点。病榻上的他重拾画笔，以泼墨写意重构江南。宿墨积染的山水间，既有黄宾虹的浑厚，又透出八大山人的空灵。美术评论家郑竹三评价：“他的画里藏着塘栖的运河水，看似平静，却暗流涌动。”

文化守护：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者

新世纪之初，塘栖古镇面临拆迁危机。吕幼刚奔走呼号，写下《消失的新桥湾》等文章，记录即将消逝的廊檐老街。最惊心动魄的是广济桥保卫战：政府原计划拆除古桥拓宽河道，他联合学者、匠人，以“移动文物需原址保护”的国际公约据理力争。最终，政府修改规划，桥身得以保留，但周边300年历史的民居仍被夷为平地。“拆掉一座桥只需三个月，但重建文化记忆需要三百年。”他在文章中痛陈。

在非遗保护领域，他同样不遗余力。杭绣，这一起源于汉代的宫廷刺绣，南宋时达到鼎盛，针法多达十多种，以盘金绣、包金绣闻名。张允升百货店的孙仲舒曾以一根绣花线劈成128股，绣出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现藏上海博物馆。然而，20世纪末，杭绣因市场萎缩濒临失传。吕幼刚抵押房产资助绣娘陈娟，将意大利抽纱工艺融入杭绣，创作出《千里江山图》——以劈线如发的技艺勾勒山石，金银线绣出江南烟雨，这件作品在威尼斯双年展引发轰动。

他曾说：“刺绣是江南的呼吸，断了这口气，文化就死了。”如今，杭绣的“劈线如发”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，陈娟的《百子图》以24K金线绣出婴孩衣袂，每一针都藏着吕幼刚对传统的敬畏。

艺术思考：在传统的根脉上生长

吕幼刚常说：“笔墨是活的，要呼吸。”这种“呼吸”并非简单的技法流动，而是对东方哲学与文人精神的当代诠释。

在塘栖的运河边，吕幼刚常驻足于广济桥的斑驳石栏前。

这座始建于唐代的石桥，桥洞呈半圆形，倒映水中时与天际相接，形成完整的圆。吕幼刚从中悟出“虚实相生”的宇宙观——正如《周易》所言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他的泼墨山水，近景以焦墨勾勒山石，中景大片留白象征云雾，远景淡墨晕染天际，看似随意的墨色交融，实则是“知白守黑”的哲学实践。访谈中，他指着《烟江叠嶂图》说：“你看这云雾，不是空白，是呼吸的通道。黄宾虹说‘黑团团里墨团团’，但团团之中要有气眼，就像太极图里的阴阳鱼眼。”

吕幼刚的艺术哲学，始终游走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之间。他深谙《周易》的变易之道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

2003年重拾画笔后，他摒弃工笔的精致，转向泼墨写意。宿墨积染的山水间，既有黄宾虹的浑厚，又透出八大山人的空灵。美术评论家郑竹三评价：“他的画里藏着塘栖的运河水，看似平静，却暗流涌动。”



采访吕幼刚的过程中，我常想起塘栖运河边的石拱桥。这些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建筑，桥墩被水流冲刷得圆润光滑，却始终稳稳托住往来舟楫。吕幼刚的艺术，恰似这些石桥——既深扎传统土壤，又为现代性提供渡口。

暮色中的广济桥，倒影在运河里碎成点点金光。吕幼刚常在此处写生，他说：“这座桥见过乾隆下江南的龙船，也见过抗日时期的炮火，现在它看着高铁从头顶掠过。”艺术家的使命，或许就是成为这样的摆渡人——将历史的重量化作笔尖的墨色，让传统在当代的激流中找到新的航道。

如他在《塘栖风雅录》序言中所写：“我画山水，不为致敬古人，只为证明：这片土地上的呼吸从未停止。”

